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林汝翥自詣遵化軍門獄、

翥懼未受　廷杖而先殞命于中官之毒毆以故逃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欲代題各道潘雲翼等言官孫瑋各疏救不允執前　旨如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

決薊酋賊首

翁史部等處決羅堯洪斬首翁崇輝剉屍梟首曾仲賢等首級剉碎仍與各犯首級傳示各邊昭布天下、

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連地方奸滑敢于西粵古當一帶燒刼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謐無日于是

撫臣南居益請
旨申明賞罰以振　國威以惕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戶
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闌出有禁越販有禁八閩賴以安枕
可謂無忝于撫
失火內使郭光裕李福楊國貞崔吉祥等罪責降貶有差
文書房傳出
聖諭六科廊被災所有原貯文冊係累朝典章見行規例
俱屬緊要文書當即補查照原開郊廟群禮聖節冬至
節四季中秋等節乾清宮坤寧宮各王府公主等麻御馬
監各司庫駕等衙門各該通用各項錢糧并天下田賦戶

禍及楷鄉楊公首發其狀可謂幽突從頼

戶文武職及俸祿、五軍都督府、京營、各衛兵制、及邊鎮兵馬、樁草額數、錦衣等衛官軍、鹵簿駕儀、天壽山諸陵、孝學、耕籍、大閱、朝儀、纂修、經筵日講、大婚、王子誕生、冊立、出閣講學、王府冊封、喪禮、科場廷試、內官賞賜、各邊閱視、審錄熱審、恤刑、四夷貢賞、一應文書、着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寺府監衛各衙門、各照經管職掌、通查存貯文案章奏副稿、開寫明白、簿籍、六科廊以備查考、仍查緊要文冊、刻期寫進　　傳兵吏部、

南禮科楊槤朝奏曰、魏忠賢種種罪狀、惡臣楊漣疏臚列甚明、諸臣糾論更悉、臣不敢再為掇拾以瀆

天聽。獨計其溪壑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　留都籍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櫻公帑、如龍旂、如鑾裝、據所頒

式樣工料、撒要銀五六十萬、貪淼之奸宄仗為冰山、鉅萬

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扣過甚則群小必閧門而訴曰、曾與

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日必急

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

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票擬何事、皆小大言無忌敢干玩

弄、是

陛下邃密之處為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知之覺

也。今近而　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

朝廷之上有一惡璫魏忠賢者是可生死爭奪人也是得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從此而趨羶赴臭者遂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蹙盜賊自此蠭起宇宙無光兩間若痲詎非忠賢一人爲之起禍作祟哉惟祈

（言閣臣所 忠賢）

陛下以進一疏逐一省覽

勅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研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

小臣必不紛紛人情之惶惑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代

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

朝野臣民且共欣躍于清明之化理矣

以照浮書之疑下古

御史李應昇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曰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羅顯號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罩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辭慕論憤錯沉三光黯蝕
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補牘送闕
震威然恭請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為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為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燝生
出闕門編戍原籍長為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燝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填溝壑六
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
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群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
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出于此而令

更痛心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禩冤而
深爲
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已者獨
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墻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
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磔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
夫緘口以待遷序利也危言以招戮賓禍也身死而天下
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側影編戶取侮
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
之光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

原其幾微所以不顧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逆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 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

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侯
天心悔悟乎且與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
問罪左右耶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藴隆于下精祲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
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
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進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霽怒中節
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逃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
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繼而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周洪謨

萬言揚等。各上疏。報已有旨了。不必瀆擾。

御史劉廷佐奏。人臣有言不當猶望

主之能容。故引裾折檻季世中主猶宥之留爲美譚

先皇帝斯

皇上爲堯舜而忠賢不顧

皇上爲何如主使

皇上有幾直臣之名。傳之裔夷書之史冊大爲懿美之累

其極惡巨罪。又浮在二十四款之上

皇上可仍親信之倚任之。不亟加誅逐乎。

勑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據傳聞萬曆四十二年、神號出神廟特封自內使樣索冕至廟巾、未經禮曹、不得其詳、至是奏請定正、詔海內遵行

加張五典兵部尚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翰護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葉向高陛辭疏曰、臣聞蓋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

社稷之憂。

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愍而忽葑菲之采。昔有至逆旅者、怀其一飯、既去、猶爲之洒掃庭户以謝主人、况臣受

恩
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令歸伏田里遠隔
天顏永無抒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默不一吐于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擾以瀆
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于寡
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
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邇日

程臣

天顏似微清箴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節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縣絕然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君爲腹心臣爲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　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陳

奏煩多致干

聖怒雷霆屢震

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　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

爆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激而論

以

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夷狄。闚之且復生心。昔苻堅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釁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常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

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謫王紀文震孟等。盡

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

聖意若有論　奏。平實婉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為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禍釁之門。至于

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能明。
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清史。並未嘗漏却一人。如必以憤激作快意。彼此紛爭。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于悠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多起于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爲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爲災。數十年所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爲夷之窟。山東地方。復苦荒旱。瘡痍

未起，灘埊又填，此非破常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將府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請，誠得早沛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國家財力半竭于邊餉，往臣在政府，封疆無儆，時臣猶慮額措詘，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 內帑，即臣在事三年，所請 帑金至六七百萬，今 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若不足，臣不知戶部何以支吾。 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

止于脫巾鼓譟而已者。

皇上為　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罷也。三代以來。

天子親衛之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神策。然

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　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

健者為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于　外廷。古稱軍容不

入國。况　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

無可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謁　陵後罷之。臣何敢復言。但謁　陵之期。遠

近未卜。宜權將免其操閱候

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爲曉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
而實則
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繫于此臣自度衰老
力不能爲恐貽誤
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羣臣通爲一身羣臣亦皆以
皇上爲身宮府內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疴養無不相通
關節脈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爲耳西南會終不能大
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不
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掣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

內甚于外一語包含無限

拮据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效一籌私心所憂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禮科劉懋奏曰

方書要訣醫國名言三百年來無此奏疏

皇上登極四年有

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而逝爲

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

皇上天性眞愛痛心難割即屬在臣民誰不悲愴我

皇上孑然一身早失怙恃中鮮手足所幸麟趾衍慶前星

助耀以綿

宗社之安繫兆億之望而不期天之不如人意也臣非詞

皇子薨逝之故原因慢驚風蓋驚風有急慢兩種其中驚風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受胎之日血氣交凝母子同脉苟震撼之威暴雖間有驚有不驚入于胎無有不驚者故生子而額有赤文頭有縦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既生之後知覺漸生神魂未全而震之威暴然觸之有動有不動入于內神亦無不驚者故長而稍有青痕髮有沾豎是生後受驚之形也受此兩驚日煎月剤神氣漸耗形色漸瘁調養已難為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震驚因熱而動是感于陽也目直視口吐涎沸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三日十有五全若乘虛而入是感于陰也目半閉口撮縮涕

以漸而說入內深旋

異有隱

形容妙絶

哭無聲名曰慢驚風縱延多日十有九危今查

皇子受疾于五月二十九日薨逝于六月十六日延挨半月餘而不能救是以知爲慢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有之皆原不善爲保護也若

皇妃恬養于深宮之內

皇子隱臥于保母之懷有何惡聲疾感交加受驚者也再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　朝侍班卒聞銃炮之聲竹爆迅雷傳于天所屋瓦爲戰河水爲波臣等手足皆爲動搖重門之隔百步之外尚爾如是况　宮禁之地密邇肘腋之間震撼更烈聲聞尤疾雖然　皇妃習于常聞

而不覺保母慣于久聽而不知而聚精未堅成形未固能無暴加而撼動者耶

皇上兩年四宵而皆不克終是以知為內操之故也藏利刃于臥榻之傍禍機尚隱而有待蓄殺于長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

皇上聰明

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來者不早為計乎但內操一事原

聖心深慮以戒不虞况今諸

大典禮尚未舉行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收養

善為用兵之計

兵之用而不受操兵之害者莫如將內操各兵紮出城外武場合營合隊並演比偶較射或另立一營自行局陳飛矢走馬一如內操自辰而出自酉而歸發矢潛入得勝門內藏刃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禁地以養陽和之脈庶幾兵仍在內而內地不受震撼之驚況以衆鼓氣則氣益壯以衆較技則技益精覗單騎虛發徒作眩目之觀無益修備之用不相遠哉如是而和氣致祥

調養保護不可不善　人皆沖主不可不詳

靜則能生有不可斯男弄璋弄瓦纍纍者臣不信也乃既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講而保母之選宜慎矣何也子甫朧胞饑飽之節嗔喜之性惟保母能為默體倘保母不習

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性。已失天和矣。若又輕而更換兩乳。臭味不合。必致惡發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哭啼不食。盈月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最重也。必選老成醇善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許莫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之子。慮箕裘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用心。況

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妾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以肩越當之乎。願

皇上之深思早計也。臣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精血。而涵

怒爲最耗血者也傷而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脈亂一怒則全神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憂能傷心氣以行血而鬱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竭血之所以不和也哉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陽德厚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而培室豈非今日發祥第一方術乎草疏已畢忽聞前廊火發急趨長安右門兵匝不可入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主于肅殺又陰也原陰鬱火不殺又決裂橫發故鎗銃之制皆屬金銅火鬱極脹發遂至迅速而不可遏物理也今

臨御之後忽然災發而又屬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為無因

天心示警豈為無意則降伏陰慘以流通陽德責在鍾和氣于

清禁仰答

天眷端必繇之矣、

河決

六月初三午時黃水洶湧魁山堤潰四散奔流冲裂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上曰覽奏具悉海道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有在內及

各鎮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俾銀緊急、着遵屢旨措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本色糧布、俱速解給、繪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甚衆、以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

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十餘名、所得馬、械無數、

杖禍首傅國與一百、充南海子淨軍、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辞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爲　懿妃李氏爲　康妃

詔祔葬懐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墳側

說者曰此亦節省之一端也按　順妃及一懐冲太子喪禮供自去年十月起至今將及一載一靈前供養每月共費銀八百餘兩各監寺卓及湯飯折銀每月三十餘兩又支粳糯米二百餘石總計一年所費銀四萬餘兩撥糯米二千餘石可謂不貲矣若總筭　皇子與皇二女之喪更當何如此御史王祚昌有喪禮宜請旋有此　命是　皇上能以禮制情者矣爲之一快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論權璫公疏曰臣等遠在南中邇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楊漣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

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懇直招言。并辭東廠一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嚴。楊漣疏奉

宜納。並奉

嚴旨群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眷念忠賢令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查處

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

納而已又責群臣隨聲附和。紛紛瀆擾。不但不蒙優容而

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奚容益之瑣耳哉。然竊凛凛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禀命。假如
贄御襟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几。片雲掩白日之光。竟
令盈廷忠佩。口噤心悸。曾不得關苦詞。俾明法將使天下
後世爲
皇上此衆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䂓之真者入告正漣
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即在廷大小諸
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罪貫既滿必不可容楊漣疏
詞過其必不可棄此豈盡讎于忠賢而比暱于楊漣哉凡
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
諸臣各殫一心以効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第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並閑宮中不
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
又從諫如流任賢勿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

理然至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種種迭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撑持不遑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
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薾豈無召致而然今槪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眞已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待宦竪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凜凜合

旨上請伏乞

皇上勑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群臣疏論情節逐欵參實情罪覈疏

上請恭候

聖裁仰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昔微勞姑宥顯戮亦乞亟罷厰務置之閒宅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

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慎選小心謹愨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恣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成覩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泰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諭明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

八月

禮部左侍郎薛三省充

實錄副總裁、編修姜曰廣充纂修官、

順天鄉試主考、左庶子李康先、左諭德王祚遠、

時初九頭場、因科舉數至六千餘名、人多而猛、阻塞喧塡、府尹點名、多不能識聽、前廳遂至巳刻方出題、臨場提調皆引咎、

御史袁化中、參革錦衣陳居恭職、

黔師剋岩頭寨、

甌里一司、乃與清偏鎮之藩籬、官道轉輸之咽喉也、先年香爐山苗賊披猖、三載始殄、故甌里建造城池、世爲屏障、自安酋賄結平茶、羣苗各修宿怨、始而困甌城、旣而據岩頭、漸次塡伺香爐山、搖動四衛、梗塞糧運、賊計

疲矣㪺里土官楊世蔚獨力難支飛書告急且欲還城
交印棄官他徙于是總督議以藩籬撤去則邊道益危
乃發心理費欽幸敘官兵馳至清平相機進剿一面移
會督於二院就近催發新兵參應并撥道府汛催援餉
後援令一戰克復岩頭斬獲多級號里有險可
據賊不敢再窺香爐內衛安枕運道不梗矣。

宣大備虜。

順義王卜失兔貪狡異常然僻處遠塞其近邊而居者
皆素囊部落也年來深謀秘計必欲據其穴并其衆則
邊愈近勢愈張今倘然權衆未至不得志于彼必求逞
于我名雖修貢情殊叵測故撫臣王國楨令各堡將士
悉心警諭防備
倍嚴以保無虞

禮科盧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曰財
用匱乏之極一曰仕路躁競之極一曰老成凋謝之極一
曰人心渙散之極一曰法紀凌夷之極一曰名器濫觴之

極一曰風俗奢侈之極一曰災異譴告之極

詔肅朝儀

是日

上御門左班有嗽聲六科奏事聲低御史糾儀出班奏

事太遠聲低不明爲此

戒諭以後朝官進左右掖門勿高聲說話當朝俱服青

錦繡不許用天青明綠顔色着鴻臚寺傳示各衙門一

體遵行

褒封五經博士孟所譽母張氏貞懿

耕耤田

命照萬曆八年

例行

加順天中額五名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爲例

申明會典輿服之禁

時戚臣多越分比例互請肩輿不知非例

洪武中一款內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乘之在景泰四年一款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轎其餘不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乘轎在弘治七年申明兩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illegible]
有及文武例應乘轎者止許四人扛擡其兩京五府管事并各內鎮守守備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許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皆實奏聞又萬曆三年題准勳戚職衛門及勛戚等官俱不許潛用四人閣轎與肩輿與校擅用交牀上馬違者聽科道官及巡視衙門參奏重處今皆違例借用甚至士人服紅黃優隸穿珠履遊人張涼傘于　部中僕役服色衣于　朝內商人自丁冒監頭巾不知是何出身而朱履便服潛用馬務不知是何官級相應　嚴諭孔部明示申飭者也。

黔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恤商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臣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學正王永興蔣紹烇學錄聶雲翔杜士基典簿萬氏慈典籍陳烈等請納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惟遵監規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為

皇上款風化之本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蓋言學校為稽思廣益之地為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為君難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論劾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

掌稱慶以為

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寮采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為

皇上見疏必慄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發

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璫為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

拊心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璫顯惡大

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雷同以資

天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說者襲
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
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為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而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
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
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狎親矣不可謂不信
任不聽從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之
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　國史載之以爲千古美談然
武宗猶在壯年也若
神祖之處馮保真可爲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
內外輔相一時中外嘖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
前尋擅臺省抗疏劾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京以中國法以保全其首

頌至尊四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紀其累穀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
皇上左右也無馮保之功而備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
多僭萌未聞以私塚而等之
陵寢也劉瑾雖暴宮官未有死
宮妃　聖儲之蹤迹也未聞以
內操之甲兵四時入
太廟也今忠賢
宮中之變害
陛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即

内操一節鼓砲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安毋褻
太廟御路之上刀劍甲兵圍侍如麻雨豎旗
聖駕步行如飛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望見
聖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刺客潛于兵戈之中是時變
在呼吸何以爲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
俟終日者也至加以門戶而驅逐正人以無罪而加死
多命竊恐黨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
此二十四罪中無一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昭雪者
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患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

駐劄邊營較之安坐廟堂備嘗勞苦朕日在念特賜大紅坐
膝襴蟒衣段羅各一襲采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酬
至文武將吏効力宣勞戰守各官軍行間奮力新解功賞
銀備賞犒御前銀十萬兩各樣蟒衣膝襴段疋一百五十
疋聽卿不時賞功諸費卿以心膂親臣肩封疆重任諸凡
軍國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
閣中奏揭封固徑送朕前庶借邊籌用資廟略膚功早奏
飲至還朝朕時佇望焉特諭

議死戰撫臣王三善恤典

三善立解貴陽之圍迅掃大方之窟功在垂成以後濟
不繼陷敵而死血隨碧化骨逐沙輕諸臣固不憂其死

未有奇偉若此也，共事者漸移其辭，詘其貪生，諱其烈死，況寃未雪，　卹典久稽，幸按臣陸獻明查勘奏明，公論昭著，科部抄參，謂袁應泰、張銓例可照，而三善更多全城復地之功，　卹贈大典，更宜從重者也。

雲南副使劉三錫致仕

公有練達之才，沉毅之守，汪洋之度，人在其宇下，如入春風光霽中，自為令以至郡牧，民懷其德，士樂其教，彼才望振巖藩臬，林泉志濃，課予念切，急流勇退，仕林高之。

命塋葬，贈太常少卿楊繼盛

平遼總兵毛文龍獻俘疏曰：臣自上年秋冬兩次牛毛寨之捷，敵懷倍增，于是部將營兵鼓舞縱膽，率之深入，冬底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臨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嶺、伏州東南三門、海州刀兒嶺、靉陽、紫皮峪，分

水嶺、横頭寨、俺班勃烈寨等地之捷，後地自金州至永寧、盜旅順、岫巖、蓋州以及清河、寬奠、靉陽、湯站、鳳凰城併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經道將分守設防數月以來，即奴有報怨之舉，我兵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後共斬首級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活㺚婦万名，叛宄奸細一名金重德，據有傷札符驗，一併發審，除備開另次首級外，共活夷顆級奸細獻之 闕下，今解

皇上之福 社稷之靈，諸大臣之略，關上指示之力，登津應援之功，許中書犒賞鼓舞之神，暨將士戮力同心，當先用命，賊不能格，遂爾以少擊多，兵成列而載援，故疆失而

勞謀有終勢之無敵

復得所以屢戰屢捷臨危致勝成功較易人皆曰臣之功也臣實何有焉伏念臣受

命海外荷

皇上不次渥恩誓與逆奴勢不共戴稍有機彀即倍道長驅奴且退從舊遼陽而不果復築旅順新城以為攻復之計臣急尾其後擾其耕作擊其惰歸彼方首尾兩端自顧不暇安復他圖所望粮餉充足關上先應便可克復兩河直搗其穴唯是借箸前席汗馬千載皆萬死一生得博此捷既無按時餼廩以為免死衔他之計又無顯名厚賞以慰枕戈帶甲之勞匪獨短英雄百戰之氣抑且灰豪杰任

事之心所望　量材授官如奮勇設謀諸臣所宜酌量實
授加銜以酬其勞者也臣察諸將士人品心術悉忠貞不
二忘身殉　國之英其舍黌序而就遐荒撤生死而祈金
革固忠憤所激亦好名之念半有以驅之也
皇上若以逆平之後收功紀錄而補其立功不若因九伽
之時先事超拔而課其速効矣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效憫抽腸血戰用命諸士亟　賜俞允
勅下該部速為題覆將參將陳維盛等照項加攝參謀葛
應貞宜加實授職銜以示激勸鼓舞者也其陣亡官兵王
德栢等共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叙以表幽魂者也

時毛文龍獻俘至長安，兵部以功在海外，沫可革莫逐，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日中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外審報。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河南道俱在。十二夷至堂上，約販等五人，像飛揮猿言語，膝爲生立通事代報，有言某爲官，某爲將，當陣擒獲事之處，實盡不可知。視之皆奧夷也，至於當剛鋤逆之律，而幼童四名，幼女四婦一，怯怯孱瘦，原非地方作孽之人，不過出居夷民被我師擄獲以歸者耳，哀哀無知，殺之或傷天心之和。竊之益彰

聖仁之大。于是台臣袁化中上言，臣查律令所載，凡叛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女不計年，皆免刑，給功臣爲奴。今把托等四人，止十五以下，而粘既等五口，雖年齒不齊，均不計年者也，事與律合。伏祈

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浚蟻之慈，將此九命俱免行刑，不惟

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即四夷聞之，有不歸心向化者誰乎。復按文龍將士宜升一級，臣以爲論功行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敘功，中外之人無一不敘，無一不升，此近日惡套，願當事者慎之。往時獻俘，必先告

廟，今日之事，萬不出此，臣恐當事者或于一時侈大之

只節照四川宣捷之例行之，臣以為海外之事，與蜀事不同，奇奇雖未授首，但獲其偽宮及偽印，其夫，擒其妻子，蕩其巢穴，川有平之實也。今奴之負固如故，李利別佟養性之助逆如故，在我未嘗有斬將奪城之功，在奴不聞有沒軍喪師之辱，不過小小捷功耳，稍俟文龍成擒李佟二賊，或俘奴之父子，即告

廟宣捷，豈不快人心而重 國典哉。

逆賊陳其愚伏誅。

其愚與安邦彥之兄邦俊交昵，故逆謀皆出其愚，即造偽敕，發掘塚，已是窮兇，復[illegible]又偽降以紿王璩，輸貴陽情實，以速攻襲，此等奸究，罪不可一日不誅者，幸監軍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即擒斬之，而水西之耳目除，黔中之禍胎絕矣。

樞輔孫承宗出關

大學士孫承宗請戍，累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　不允

得見至情實意泥不覺添一筆

南工科徐憲卿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司農部覆之疏緩不切救乃上疏曰東南之賦甲于天下而蘇松常鎮四郡之賦復甲于東南非其地廣利厚足以倍他省也計東西橫直幅員不過六百餘里而糧轉五百萬六千如一畝之所入寧幾而漕米連耗二斗十白銀連加添一錢一分以時價斗米一錢算之每畝共輸正賦三錢餘銀矣而漕糧收摠解布等之飛差足以傾家蕩產者不與焉然屢派屢加民之皮骨雖盡猶忍死急公者祇以年來稍稔尚可磬所入以供歲額孰意昊天不弔洪水洋洋將我抵重終事之民淪胥于溺也哉請先以其被災之慘者言之臣

際四五月麥收成時也、月令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四日、雨點如拳、勢如傾瀉、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麥浥爛無顆粒矣、五六月禾插時也、窪者多催人工戽救、高者又貸金錢播種、藉冀失之于麥、得之于禾耳、乃六月朔後之雨勢、比前更狂更驟、于是圩岸圮崩、田河混合、而苗不能插寸莖、寳架室于鳩鵲之巢、繫舟于庭楹之上、雲水連天、阡陌如江長海闊、烟火斷絕、村落皆蛟穴龍宮、假使前此之雨稍後、民猶得留二麥以糊口于青黃不接之時、後此之雨稍前、民猶得留工本不空擲于澎湃稽天之日、今既厲荐麥而絕之、又誘民貲而竭之、正撫臣所謂災甚于

戊申而來在南中此等情形皆得之目擊者也茲近日景象更有可異者戊申之水易盈亦易涸茲去大水之期凡三月矣海湖以驟漲不容湖水又甚溢難浚迄今高低之鄉猶一望無涯三家之村尚乘船入市此一異也萬曆戊申之水民雖艱于食而魚蝦所產最多故小民皆得網罟之利以自給若不知有荒者今以如此之巨浸獨不產鱗受害而受害中之利偏與戊申異此又一異也鮮食與粒食俱難恆心安得不同恆產俱盡彼八戶嗷嗷思珠桂與何來惟搶掠可苟活于是結聚勾連以明借為名欲強開富谷之厫壓撫臣之嚴令者于是胡行亂走以忽饑不得

須道府發榜

相時設法消弭之

欲強搶販夫之米。臣按臣之移駐者，此撫臣所謂不敢言

不得不言。而臣在南中，又近日論亂之景，尋之靡開者也

然使止于屍竊，猶之可耳。獨蘇郡之民遊手遊食者多，即

有業不過雕玉點翠。織造機綉等役，一遇凶荒，此役皆無

所用，而立就下論。故奸民往往乘而亂。臣猶記

神祖時，務賢以監稅，辦戶編徵，一呼千人立聚，白晝將丁

鄉官家抄搶一空。萬曆庚申，因遏糴米騰，一二饑民強借

徽商之米，有司猶繩以法，而隨有萬人屯聚府門，毀牌毆

役，几致大變。况今日閭閻之消耗，益甚于昔。人心之思亂

益甚乎昔。加淮揚妖黨、長興逆徒所供，強半吳民，真可寒

策善矣然往往改折而大戶奸弊私通越境以罔利則即桑梓之誼不顧奈何救必嚴私販之禁以法平糴之令

心奈何不預爲消彌而堪令心腹之地再有剖裂財賦之區堪縱蹂踐也乎然其故不過米貴爲之祟也臣以爲欲地之安靖必先定米價之平而欲米價之平必早　下敕折之令我

皇上若亟發德音明告以天啓四年分之漕糧四郡盡行部折每石五錢則人皆知江南餘百萬之米而富者不必留以射利販者不必席以牟贏米不期平而自平祟不期消而自消矣且以今歲漕事度之亦有不容不折者漕艘自山東妖變囘空已阻漸積愆遲馴至六月未濟頻督漕使者竭盡心力而莫可挽勢必將歷下一年而折之既可正

漕規又可蘇民命無損于上而有益于下想
廟堂之上計無出此者臣非不知漕儲經軍國大計司
農窘迫無策聞之擇害莫若輕而用財太嗇者究之太費
嘗驚心于齊蜀已往之變寧獨不能食土之毛又倍加削
平之費臣是以權于緩急輕重而願
皇上暫折一年之入長責四郡以萬年之供者也想按臣
勅疏且晚呈到
御前乞
勅該部將撫按二疏與閣臣省台徐吉等疏亟議再復災
重者蠲災輕者折于以沛

皇仁而杜隱憂。
社稷靈長之慶端在此矣。然臣因是而慨南中傳造之濫
焉
留都之被災同也。思亂同也
將藏之匱乏同也。臣自七月奉
命巡視錢糧見內監日催緞布催制帛龍鈔方苦無以應
而黃紅銅鉛涼煖罩鰲山龍燈及進茶果等件而傳造又
至矣。夫此項錢糧數多開天啓二年之成造者尚未解運
留幾何而又以可省之務空懸罄之帑。古者年不順成君
衣布措木關梁不租山澤不賦。今何時也。遼土淪亡。黔師

妖尼消賊
神算注小

新畏畬會雖遁而建昌三路徒使蓮妖雖殲而失業之民
又動水旱盜賊天地時有震裂災變無日不書九邊之主
方枵腹以控結草澤之雄日窺關而嘯聚此不減損示民
徒汲汲于供應之器物恐非
明主意也內臣啓之也夫內臣受
恩隆盛正宜為
天子節財裕民茟　國祚于磐石而役此輩亦與之俱安
若悉無益之役以困民竭一啓釁召禍此輩身家又干何
處安頓雖有金玉焉得而享諸是在
聖明超然遠覽毅然獨裁

論該監毋輕請

旨下部該部毋輕傳咨援南使南部不盡之物力專留以佐軍興勿徒以資尾閭于今日救荒一策豈曰小補臣職掌所關义慨于中不得不因論荒而娓娓及之惟

皇上詳察

部停刑

以甲乙建歲仰承　天恭遵

皇祖恩例故也

鄒泗盜平

山東巡按毛元緒謹奏竊自鄒滕用兵而後已經先後兩撫臣極力招撫多方安插從無意外之虞矣臣春初蹈勘時止鄒泗接連去處一山內依避僅數十人長罪稽緣飲賭閧聚然而爲類不多一呼可查想有官稍一

仁人之功溥

大功

學術精

留心即可片刻散也隨經臣出示曉諭解散安插而前縣官闒茸特甚毫不照管新調各官又以部覆補選未前郎後任兼之旱潦爲虐河工中潰各處饑民嘯聚于鄒泗等處昔約有三百餘人時出搶掠該兗州府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兆人吉到任之後親詣賊巢安撫李守巳等七十餘人皆謂鄉里凌逼太甚控訴無門不得巳鬨散山谷願就招撫等語隨取各親識保認誘入保甲仍各捐貲安插鄒境逃竄所餘泗賊無幾日內可了而撫端奸棍吏書劣生漸不溢等倡言賊衆數千扎有三大營等語搖惑遠邇民心惶懼

察府丘承本倡言蒙詠首遷輜重賴府府曹文衡嚴切禁止民心稍定各官于是張大其辭爭言幾萬幾千繼請兵進勦而領兵官迤次輕進又不杜其歸路以致虎出擄四散搶掠警報月至變在月前隨該撫臣檄下如飛詳悉區畫而臣亦從閣中往返商榷朝夕督率復拿倡亂史言漸不溢等立刻下獄嚴諭各官十日內或勦或撫不行平定安插者即行隨參重處續該帶管沂州道右布政使徐從治親詣泗城陳兵以示勦之之勢傳牌以示撫之之機復該鄒縣知縣裴人吉仍詣賊巢諭以禍福各賊一見傳牌蟻附

曹郭諸公
挺身任事
故禍釋即
矣

顧至隨該曹知府張同知郭知縣徐行親審原係鄒縣
者歸鄒泗縣者歸泗泰安費縣曲阜等處者各歸本處
安插外省者願便回散仍各詳造花名文冊備細開報
外復該知府曹文衡參將李在潔署泗水縣同知張萬
且于本月十七八等日親詣各山內備行搜索絕無一
賊唯滕縣兩伏山尚有舊賊三十餘人隨該曹知府李
參將郭知縣領兵親征旦夕可平等因各官報到臣該
恐行中變未敢輕信候至本月二十二日着沂州道徐
布政回省臣同三司官開門迎見及同在外三司官親
行勞問但云地方安靜絕無一賊等律惟在座各官及
隨傳各官役親行叅開者照除各處留其防守臣已行
文責成及泰安等處應行投留安插者臣各行文傳示
外臣蓋因見而不能無責望于守土之臣也蓋臣身任
一方彌盜安民是其職業今先事既略覺察事發又不
敢余及至事勢猖獗負可收拾而一旅尚其催勤嘉獎
邀功諉諸司民脏而頓令至是也汪知一繫平彌兵之法
有何難一事臣入境首列條約相見即行面諭及委官查
疏而無一行而入泰以來寧陽陽谷濟寧費縣泗縣曲
梟聊城息無寧處日深久矣借不秀怪人才時既不能
行臣之法矣直至今日乃敢侈言賊勢以何無忌之甚

也今事勢初定臣請以各地方完全付之各守令而節
與定一考覈之法自後不行練兵保甲而輒以此求報
者一次二次免參拿賊三次奏敘
題罰俸三箇月幾罪拿賊四次五次罰俸六箇月二限
嚴拿過限不獲赴部降用如畏避參罰甚至弛郡者故
出卿行參處失事地方不論何處流賊止責幾處地方官
不得借口鄰邑攻激推諉至于各道府統論合屬州縣
失事四處以上聚賊至二百人以上不行解散捕賊輒
行
請兵者一
題參治罪如是而保甲不立行流賊不斂跡臣不信也
如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印速
題覆施行臣草疏已畢鄒縣知縣郭人吉又將逃去賊
首戴世魁 至滕縣擒獲其餘賊黨見在追逐
旦夕可了鄒泗之賊大槩定矣從容確查另報
閣議纂修
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挨年完進

起樂教質
恐羣之將

上從之、命各官加意綜稽協恭裁酌務期早成大典、

大學士孫承宗疏敘關外勞臣、

其略曰、兩河奔潰之後、將吏竄走、關門內外八里鋪設大東、虜方在大凌河兩哨哨及寧前、于時祝中前即為其域、而前屯寧遠不過荒穴鼯鼠、以九月進經歷程崙同左輔探三百里外、踐荒廿三蹈鼯民而業以前日陷矣、于時崙等凡哭虎口、而收東來之民百餘人以歸、于時付總兵趙率教以三十餘人駐前屯、剪荊棘、驅豺狼、收不可知之人、投不可知之地、而徒手為防、穆腹為役、令所部官兵六千餘名、皆其所簡拔遣之、而不費安家招調、而後先安插遼人五萬有奇、時給之衣食、遂率以為屯、為勸為撫、不費公家一錢、而時出其餘以接濟他城、乃賊入吏有斬獲、遣發其馬騾器甲、關入公私田數十頃、即兩年公屯可值千餘兩、其修城有功、則有堅工、真可為百世金湯、其兵馬錢糧器并分明、不獨手不洗一絲、亦不令部下染一錢、而花費遣于後、見清官風儀、此一官者舊將舊聘閻新功賞宗祥庁　因難父死未葬、而更從臣、其遭虎口而幾死者屢矣、最久最勞、獨先獨

關係君而如冠玉技男紡人巣稱將也

試人與難

若其所為儘可為諸臣法乃其意氣發揚不獨誠臣以手也當加總兵官以風先勞之臣其在寧遠則有副總兵滿桂初以勦撫兼長用為中軍從衆薦借之寧遠能遠哨探理堡一意拊循究民而約束兵丁無敢擾竊謀伏西虜我我精邀截我西來難民千足有大凌河之役尤世祿斬獲四十三級奪達馬六十餘匹而捌剿受款兩酋互異往探敵之盡屬偽款及桝搜擒款而桂以臣言之定者可二十餘萬諸酋賅拜感畏竭有夜稱遂獲一撫一先遣詣責而虜諱言去當是時坏野盡推結之寧遠千城盡短髮之遺子而衆方承驚兵盡烏合桂能以為計陳人為安撫合兵民有萬餘屯種至有十與而開樂盡夫虞有法其體貼人情能使偏棕尸兵捕肝頸心而驅使丁壯能用其死力至假胡服以夜射殺虜用間謀以往來賊巢皆出人意表而每欲獨出一路以當賊且以臨敵之材而諳能料善每事輒以趙率教相推乃至禮有所不安故寧夫官而不肯為叛關外兵民戴為神慈而大凌河之役撫夷敵五百而合營盡爭為頭敵此一臣者大勇沉潛真忠懇到從來中權之任體貌崇隆一脫朵幕立為登壇而桂能去最要關之地執最險遠之區未既儀表性復坦蕩掌天授直樸人嘗

共用，令與趙率教同提總兵官，仍管寧前衛事務，其催

先後出關防守諸臣，如魯之甲等，並附貲論，係就其所

長，而量

為加升。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譽卿上疏請留，且臣接邸

報，見督師輔臣孫承宗遠緊臣一疏，心竊訏之，幸

聖明有楊鎬等姑待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神武不殺，常刑罔赦，備哉足矣。又見五防敘勞各疏

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有見任而敘者，有離任而敘

者，有死事而敘者，有削議而敘者，或有未經考功法奉（

旨處分而亦敘者，說者曰遼土未歸，版圖遼臣盡入薦疏一

毋太濫敗臣猶望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一道也故未敢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若懇放之章同時而至夫樞輔不嘗更調各邊丁壯乎不嘗儲戰車于關請火藥于朝及催器械于工部括馬匹于太僕寺將謀大舉乎

皇上近日不又嘗發　內庫之兵仗搜　內帑之多金爲遣中使宣賚軍前乎舉　朝方總總焉慮謀不萬全必不輕動曾幾何時而乃以病求放也然則進師者真耶稱病者真耶不暇繁詞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勑臣以漢臣亮唐臣度矣請即以此効他山之石可

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為敵人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禁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恐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下之日矣說者又曰樞輔久勞塞上此舉當再入中書耳臣則曰否從來伴食賠議史不勝書而惟寇萊公之在北門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在西夏千古以為美談臣 如樞輔生平自待必不以彼易此也不然昔之超同列而宣麻者是何特恩今之怀萬邦而錫命者是何 殊寵而草草以一病銷局夫豈當年慷慨督師之初志哉臣不敢忠[illegible]竊謂樞輔一 臥病則將吏人人解體不如敘薦諸臣

者謂何而討復出此伏祈亟
勅樞輔勿中前
請務成後功毋緩失事機毋蹈隳賊計庶上釋
皇上東顧之憂下答中外推轂之望而
社稷封疆胥有賴矣

讀其疏可以知其人品心術之方正

十月越撫程紹奏報玉璽見漳濱大約以
聖明不貴異物宜登崇至寶以圖萬世治安其疏曰臣謹
按史傳秦併六國得楚卞氏之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
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逮漢以還相襲爲傳
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列國遂不可復得暨宋元符元貞之
朝段義雅朝宗權或楊恒之徒逆合寧宗附會太妃假手
爲僞接踵相憑見於李微之楊慎所辨駁者班班可考鏡
也蓋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管河北道臣張夢鯨呈稱漳
河之濆得玉璽一顆親齎至汴臣謹親審視方稜無缺依
然全璧聞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漳涸璧

瀲精光內藏應是數百年內物一但風撓水湧出河恭誦
篆文八字誠萬年
天子之吉祥嘉兆也臣以記載所傳聞實有不在此者昔
王孫圉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獻
善政於寡君齊威不寶照乘而寶照千里之臣彼叔季侯
王寶得其寶固足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
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遺良尚有一代
名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
愼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沉淪丘壑咏賦白駒
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又有一斥不返之詞林一錮不起

[illegible]飾可敬

之臺諫此皆
皇國禎祥
盛朝珍寶臣不能叩于
天聽致之
明廷乃僅僅執一古靈光致此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實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職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喧傳郵亭驛使恐有闕之
禁闥者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議委的當官員捧進
殿廟蹤涉有媚亦非臣詎然似應少緩須臾恭候

皇上之命至璽之世代篆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也臣
迂且固不能歌天啓之風始效華封之三祝惟竊自附於
尊
君好
君之義伏望
皇上之達觀承命之貞符不在偶藏之舊寶怡神寡慾親賢
納諫在
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流急爲登進圭瓚集於
清廟瑚璉貢於明堂藹藹吉人爲
天子贊襄翀鼇永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琱夏禹之玄圭

惓惓以進賢爲務是古大臣心事一

至今存可也

九月初四日、臨漳縣縣學生員王思揑、王燦同鄉民邢一秦等、在本縣地方務本莊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平地忽風大起旋遶直騰而上、視之明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晶瑩異常、光潔瑩雜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奏聞、命進表官齎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夷、焚其城獄、俘、奏捷、其辭曰、紅夷之踞覗彭湖、自韋麻郎始、非一日矣、彼時賴良將講撫、猶能以三寸舌立功、而此番到彭湖、則酋長不止一人、番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鷹食啓疆、毋作橫截之勢、海天風雨、盡染鯨氛、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危所係、單惟半壁、藩籬彊弱、攸關幾累

靈長祗發所幸
廟靈默祐將吏同心共擊楫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
中左之役業半盡於殲俘此日彭湖之師遂全收夫掃蕩
壁壘而營者三閱月罔知釜有游魚毀城而遁者十餘艘
巳見穴無伏鼠稍開一面見
天地之包荒恢復寸疆亦山河之增壯蓋惟
皇威赫震神武丕揚
密勿定九伐之謨樞府佐六師之命臣　等勉承
重寄幸効微勞銜鋒鏑于
中興願為嵩矢慰

冕旒之南顧敢作遴陳謹露布以馳

聞知。

天顏之有喜也。

閩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狹市倚孫猶可追逐惟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兼以彭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憚涉雖有中左之剿夷無退志於是南撫臺力主渡彭搗巢之舉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夢熊諸將士開駕于天啓四年正月初二繇吉貝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爲營屢出奇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未月有院發二次兵應舟師委加銜都司顧思忠等統領至彭湖鎮海會齊嗣是攻打無虛而夷猶然不去南軍門慮師老財匱于四月內又行巡海二道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第三次接應舟師委海道孫國禎督同本標劉遊擊彭湖把總洪際元洪應斗駕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媽宮前相度夷城地勢風櫃三面臨海惟時上嶼一線可通掘斷深濠夷舟列守宜先攻舟後攻城舟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

文臣孫朱二道功勞最大

于六月十五誓師進攻夷恐羈留商民內應盡數放還適南軍門又授方畧督火藥火罐接應仍日運火砲登陸令守備王夢熊等直趨中墩札營分布要害絕其援道禦其登岸擊其砲城夷舟又令把總洪際元等移兵應兵船泊鎮海營前海洋直逼夷船候風水陸齊進七月初二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赴鎮海營面見求開一路孫海道同劉遊擊嚴責夷目剋期速還信地遲則攻勦無遺初三日我兵直逼夷城吹分兵三路齊進而夷恐甚牛文來律隨豎白旗差通事同夷目至娘媽宮哀稟牛文來律奉咬𠺕吧王差齎公文赴投本院並無作歹乞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即拆城還地孫海道恐攻急彼必死鬬不如先復信地後一網盡之為穩姑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拆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為舊高文律所居尚留戀不忍乃督王夢熊等直抵風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番遁去夷師將用扎營防其復回并議酌善後事宜是役也同心戮力諸臣則有按臣喬　左右布政游漢龍陸完學廉使朱身修參政朱一馮副使高登龍參政孫國禎沈珣楊公翰副使沈萃禎桂紹龍胡爾慥僉事葛寅亮知府潘師道同知趙紓何舜齡推官孫㨂隆蔄欽文知縣李紫然楊

武臣王劉二洪勞苦特甚

廷詔，劉斯洓、陳以瑞等，武臣則有鎮守副總兵謝弘儀
南路副總兵俞咨皐、遊擊劉應龍、俞僉李應山、參將陳
文揚、遊擊鄭嘉謨、都僉吳從質、彭湖把總洪際元、把總
洪應斗、守備王夢熊、坐營張虎臣、把總陳營等，所宜分
別功次，陞賞以慰勠力疆場者也。討辦生
夷十二名、酋長高文律等，酋目而論邪等。

起余懋衡南吏部尚書，曹於汴南都御史。

慶陵工完。

申飭監規。

時監臣言：太學為首善，近來成規錯亂，告假不已，且圖
起撥越撥不已，竟欲納班，所當申飭。告假不許曠撥歷
不許月期，假借名色，冀免坐班，則考較有時，用徵有地
納則且為利藪，非立教之初意矣。相應題復申飭。其納
貢充附出身原係納貢當八箇
月，充附生照青衣量減一月。

改折江南漕糧。

與

以濟聖功

命行人姚昌祚護送故都御史孫瑋喪回籍

兗州知府曹文衡以平盜功調陞兗州道右參政

原任太僕卿史孟麟以

國本功得

贈恤典

進王天瑞永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刑科劉先春請用未盡用之賢以暢人心疏曰先是南銓

缺冢宰臣　集衆論以鄒元標名上一時

聖意難測慎重不報中外擬議騰沸王紀金鏞勿陳東序

豈其求舊非與注內有期蓋數月以來而無不喁喁是冀

今焉從吾以南憲晉大司空矣余懋衡前李曾丁非南憲
次第報
俞肯矣獨元標未有所底一似留銓舊肯果
君父之有成心而拜禮艱難為犹滕之誠棄物拔茅之義
不勝連茹之惜談者鬱鬱而臣竊以為不然夫元標筋力
未衰者也設其果衰几杖之頒從古有優禮元標杖下
餘生天留之以襄堯舜之治意者實所矜注几杖遺意不
欲以筋力煩老臣乎是
皇上之意原非厭薄元標昨陳良訓
聖主無成心一疏奉

旨該部知道明以推擢付主爵矣是

皇上之意又未嘗不欲用元標今日者

聖意漸昭且衆正彙登不謂非同陞之漸顧人情疑信尚半

皇上於此亦何靳一如綸再

勅啓事普一視之仁暢羣心之望以見元標立須起用者也

中朝士紳又誰不加額彈冠也哉

兵科王鳴玉請停貢例以惜名器疏曰竊惟國家三途並用除鄉會兩榜外歲貢術資恩貢考選皆以文字爲致身

激勸已極不可不停

地故雖門戶單寒之士肉食紈袴不敢與相頡頏豈非重
詩書而耻以賄聞也哉其他事例輸貲盡屬末局雖先年
例貢偶一舉之限人限時隨舉隨罷天啓二年工部以
陵工議開巡視科道臣劉弘化劉芳力持不可三年戶部
以濟邊議開奉
旨各款俱
允惟例貢獨停葢于萬不得已之中寓愛惜名器之意焉
須巡視臺臣疏上部議
陵工十月限完事急無措暫開貢例內有十人可得半萬
之語工完即止法非不善而部疏爭執科臣調停稍示兩

存之遂倚爲銅山金穴一往不返夫以陵工則十月已報竣可以止矣若曰濟邊雖盡天下之庫存而貢之毋乃猶未足乎臣約而言之有不必者三有不可者三廣寧陷矣遼陽失矣兵無片甲餉無粒米此告身易一醉之時猶不以正途爲市願冐濫于河清鳳凡重出命新之日乎其不必者一兵可核也而不核餉可查也而不查稍一留心可餘數百萬乃泥沙虛擲于紙兵而錙銖濫取于正途乎其不必者二納開于宸典之年天下廩監輻輳雲集今已五閱月咨送吏部不過數十人所得幾何而冐濫爵之虛名其不必者三廩生曾經學臣僅取盡一

此消長一大關頭也、識者憂之

時舉毛閱各省賢書中式大半、令一趨于賄、士風日下、士氣日卑、所憂不但在乏財矣、其不可者一、富者倒出囊中、貧者開之借貸、仕宦之捷徑、取償於他日、欲世不濁、民不窮、豈可得乎、其不可者二、兩部取數既多、吏部選法益壅、正缺又少、勢必與貲郎等、是

朝廷以正途爲餌、而恐天下之災生也、彼斯跡之未階身未有欲返初服、又可得乎、其不可者三、行此三不必三不可而目昧行之、得少失多、當事者可不深長思耶、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

免之、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時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行僞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爲、能稱其職、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于掌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遇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善、大中素知其才守、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昏耄、大中有所私其間、訐辯不已、有

旨會看、吏部與都察院等衙門復疏言、堂臣論人失實、九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及

嚴責部院大臣含糊偏比、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朱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言官、且御

批徑發不復到閣而憲臣一疏票帖又蒙
御筆改發大駭聽聞有傷
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幷斥言官
上曰卿等奏優禮大臣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爲師生植黨比今冢臣及憲臣
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有
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調已示薄懲
周昌晉疏語稍平是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看部院
一體申飭卿等心膂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

村、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惟炳疏內有云、恭繹

聖旨有曰朋群結黨夫諸臣方比肩立 朝同心報

國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從來小人禍 國必指正人爲黨蓋攻一人者僅

可去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發端甚微貽禍甚

烈

皇上玄覽古今當必看破及此近大小臣工請還已往

臣方且靜聽

俞旨而後有此變除將使蘭芷不芳荼蕭爲芳而後可

乎

御史謝文錦等請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關言路而還沈惟炳以原官吏科

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

旨時吏部文選郎張光前甫入署二旬以家臣從先在

何諸君之好義如始也

朝人品事業昭然在人耳目一旦蒙嚴旨以去誼不自安亦上疏求罷大畧以選司爲部堂實指南星所甄叙而進退者臣實佐之功罪共焉前此啓事旣無當于

聖心日後升除懼難逭於

譴責臣不知所以自裁矣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亦自請罷斥其疏曰臣荷

皇上厚恩拔置銓司待罪考功夙夜兢惕俯而思曰何以不負

聖明之任使則亦惟藉奏章題覆之間分功別罪以飭吏

治而明

國是少報

聖恩于萬一耳故自供職以來信理信心矢公矢慎積有

公平之論

可錄雖被浮論斷不以刻乘人罪有難逭即憑城社必欲以法從事大計在邇方圖與臣堂官趙南星澄清世道畢

臣報

主之一念而後亡身不意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

旨看議遭誣受譖矣竊思題覆雖繇冢臣主持而考功職掌承行起草呈堂功罪一體今以三朝夙望之元老任怨任勞力爲國家愼名器排傀儡且蒙不公忠之

旨以去。臣 又何能辭罪乎。臣 若將中躲閃緘默不吐以爲苟免之計。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 豈敢蹈欺君賣友之事而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疏入、 允去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食、奠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旰食寢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 國家之祿、靡懷 君父之憂、內外連絡、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爲姦欺朕幼冲無所忌憚邇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滿其無將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事攸關輒任情軒輕法紀所係謬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夙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爲皆是欺瞞但遂營誅之私不顧肺肺之見今元兇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倩付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

雷霆詎可驟施論循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稔惡嫉夫善類甘爲指縱之鷹犬周慮貽遺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曰御史周道登 祭憲綱至嚴節奉

列聖之明旨

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迺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安等處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臣西臺豈欲其是則是非則非漫無可否爲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周道一爲江

謝公巡按江西有地方民情一跡可法鬼神可動木石

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心訐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行徑較然（公論[illegible]評白不可泯）臣不別白爲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察河南道考格無何河南道袁化中以其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

聖旨謝文錦着照道管事欽此懋二句而化中始以考核呈秀者至化中恭難於言者矣臣去年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今年復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

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汚者强盜地方大害也毎名得賄
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肯有司
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毎有
飭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
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　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
訪其主名何人至於舉劾失真貪酷濫納則有兩淮運使
同知諱　是在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院劉
大受且臚列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　是
在呈秀所薦也吏科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

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嘆人臣之負
國又自負也受
國家之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 聞其知譚 之貪汚論劾也天相稔其易
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大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
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採山撼嶽之威祗供其禦貨
攫金之用而墦間壟斷之賤且用居燭奸指佞之官臣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奏上

李疏凜乎秋霜刺隱卽張安免切齒

上命吏部重處已而革職行撫按勘明逐支數目具奏

御史李應昇糾閹臣魏廣微負罪愈驕疏曰臣聞分莫嚴

於

君臣禮莫重於

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

藁以待臺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

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

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其日中祭畢然後

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宥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呌號若撫創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閉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及以匡社稷乎撫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恝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
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靦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

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哉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爲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

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

儀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桑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爲宰相因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爲恨矣恐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儆繹敬愼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疏入罰應昇俸一年